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二十二回 樊繡花願招豪俠婿 薛仁貴怒打出山虎

詩曰：擒賊擒王古話傳，後唐今見小英賢。
救民除暴成風布，平靜樊莊老小安。

眾嘍囉看見三個強盜多捉了去，多嚇得魂膽消泮，跪下地來說：「好漢饒我們蠅蟻性命，情願拜好漢為寨王。」仁貴說：「我堂堂義士，豈做這等偷雞盜狗之人，偶而在此經過，無非一片仗義之心，與這地方除害。今三寇俱擒，我也不來傷你等性命，快些各自前去山頭收拾糧草，改邪歸正，各安生業，速把山寨放火燒燬，不許再占風火山作橫。我若聞知，掃滅不留。」

眾嘍囉答應道：「是。多謝好漢饒命，再不敢為非了。」

不表眾嘍囉回山毀寨散伙。再講薛仁貴挾了姜興本，回到莊上，進入廳堂，將繩索綁住。員外提棒就打，說：「狗強盜，你惡霸風火山，劫掠財帛，以為無人抵敵，不想也有今日。莊漢們，與我打死這三個害人賊。」眾莊漢正要動手，仁貴連忙說：「不必打死，我有話對他說。」莊漢方才不打。

仁貴走將過來說：「你們這三個毛賊，擅敢霸住風火山橫行天下，這些歹人！況兼本事一些也沒有，如今被擒，有何話說？」三弟兄說：「阿呀好漢，乞求饒我等性命，今再不敢為盜，情願改邪歸正了。」仁貴道：「我看你們這班毛賊，若放了你們去，終久地方上有一大害也。罷，你若肯到龍門縣去投軍，與國家出力，我便饒你們性命。」三位大王說：「好漢若肯饒我們，即刻就去投軍。」仁貴說：「如此，我也要去的，何不結拜為生死弟兄，一同前去？倘國家干戈擾攘，豈不同領兵征服平靜，立了功勞，大家受命皇恩，何等不美？」三人說：「承蒙好漢恩寵，我等敢不從命？但我們強徒，怎敢相攀義俠英雄結拜。」仁貴說：「如今既改邪歸正，多是英雄豪傑了，請起。」

仁貴就把綁索解下，三人立起身來，員外說：「待老夫備起禮物，供起關聖神來，你們四位好漢，就在廳上見禮過了，就此結拜便了。」這員外就吩咐家人整備佛馬，當廳供起。大家跪下，立了千斤重誓，結拜生死之交。拜畢，送了神，就在廳上擺酒，四人坐下暢飲。

單表這員外走進內房，院君叫聲：「員外，妾身看這薛仁貴相貌端正，此去投軍，必有大將之分。女兒正在青春，不如把終身許了他罷。」員外大喜道：「院君之言正合我意，待我就去對他說。」員外走出廳堂說：「薛恩人，老漢小女年當二十，未曾對親，老漢夫婦感蒙相救，欲將小女相配恩人，即日成親，以訂後日之靠，未知好漢意下如何？」仁貴說：「這個使不得！敝人已有妻子在家，苦守我成名，難道反在此招親，豈不是薛禮忘恩了。」

員外說：「恩人不妨。人家三妻四妾尚有在家，恩人就娶兩位也不為過。我家女兒願做偏房側室便了。」仁貴說：「員外又來了，況府上小姐正當青春年少，怕沒有門當戶對怎麼？反與作偏房，豈不有屈了？望員外另選才郎，我不敢遵命。」員外說：「恩人，老漢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況且小女之心已願，誓不別嫁好漢。若不應承，是嫌小女貌醜了。」李、姜二位大王叫聲：「薛兄弟，既承員外如此說，又承小姐心願情服，何不應允？」仁貴說：「既承不棄，就應允尊教。但是得罪令愛，有罪之極。」員外說：「說那裡話來？待老夫擇一吉日，就此成親。」仁貴說：「做親且慢，敝人功名要緊。待等前去投軍效用，有了寸進，冠帶到府接小姐成親。今日未有功名，決難從命。」

員外說：「這也使得。但是要件東西，作為表記才好。」仁貴看看自己身上這一條五色鸞帶，說：「也罷，敝人也沒有什麼東西，就將此帶權為表記。」

員外說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仁貴往腰中解下，遞與員外。員外接在手中，竟入內房，就將此番言語說與院君潘氏知道。院君滿心歡喜，將鸞帶付與樊繡花收好。員外重複出廳，仁貴道：「岳父，小婿心在功名，時刻不暇，焉肯擔擱？就此拜別。」員外說：「賢婿，小女既屬姻親，務必留心在意，雖則腰金衣紫名重當時，斷不可蹉跎宜室宜家之事。」仁貴說：「既承岳父美意，小婿理當不負願望，自然早歸，以答深情。」說完，弟兄四人出了牆門，辭別員外，離了樊家莊。

在路擔擱了幾天，已到了龍門縣內，原歇在羅店中。其夜寫了三紙投軍狀，仁貴的軍狀改為薛禮。一齊過了，明日清晨，多到轅門，著中軍官接進軍狀，來至大堂。旗牌官鋪在公案上，有張大老爺先看了三大王軍狀，說：「快傳進來。」中軍答應，連忙傳進三人，跪在堂上。張環說：「那一個是李慶紅？」應道：「小人就是。」張環說：「你既來投軍，可能弓馬精熟？」

慶紅說：「小人箭能百步穿楊，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。」張環說：「你胳膊有多少氣力？」慶紅說：「小人左膊有四百斤，右膊有三百斤。」張環說：「你善用什麼器械？」慶紅說：「小人慣用一把大刀。」張環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刀可帶來？」慶紅說：「帶在外邊。」張環說：「快取來要與本總看。」

慶紅答應，到外邊拿了大刀，來到大堂上耍起來了。這個刀法精通，風聲搖響。使完了，跪伏在地。

張環又傳進姜興本、姜興霸也是這一般問過了，也是各把槍刀之法使了一番，張環滿懷歡喜說：「本總十二名旗牌，已得九個。看你三人刀法精通，槍法熟透，不免在標下湊成十二名便了。」三人大大說：「多謝總爺抬舉。」

三人改換旗牌版式，站立兩旁。

那張大老爺看到第四張上寫著：具投軍狀上薛禮，山西絳州龍門縣人氏，便心中一想說：「又有什麼龍門縣姓薛的？不要管他。」吩咐中軍傳他進來。

那中軍答應一聲，連忙出轅門，傳進薛禮到大堂跪下，張環抬頭一看，嘎！

原來就是薛仁貴，他改了名字來的。這番不覺大怒，便兜頭大喝道：「你這該死的狗頭！本總好意放你一條生路，你怎麼還不知死活，今日還要前來送命麼？左右過來，與我將這狗頭綁出轅門開刀！」左右一聲答應，嚇得薛禮魂不在身，說：「阿呀大老爺，小人前來投生，不是投死的，前日犯了大老爺諱字，所以要將小人處斬，今日沒有什麼過犯了，大老爺為什麼又要將小人處斬起來？」張環喝道：「你還說沒有什麼過犯麼？本總奉了朝廷旨意龍門縣招兵，凡事取吉祥。你看大堂上多是穿紅著綠，偏偏你這狗頭，滿身盡是穿著白服，你帶孝投軍，分明咒詛本總了，還不拿下去看刀！」這番李慶紅、姜興本、姜興霸三人跪下，叫聲：

「大老爺在上，薛仁貴乃是旗牌結義弟兄，他生性好穿白眼，同來投軍。既然誤犯了大老爺的軍令，望大老爺可念旗牌生死好友，患難相扶，且饒他這條狗命。」張環說：「也罷，看三位旗牌面上，暫且饒你。左右過來，與我趕出去！」兩旁一聲答應，將仁貴推出轅門。仁貴仰天長歎說：「咳，罷了！那知道我這等命苦，伙同兄弟們兩轉投軍，盡皆不用，難道我這般命薄，沒有功名之分，故而總兵推出不用。如今想起來，到底是：

命運不該朱紫貴，終歸林下作閒人。

不如回家去罷，將將就就苦度了日子，何苦在此受些驚恐。」正在思想，後面李慶紅與姜氏兄弟三人，一齊趕上前來說：「薛哥，我們四人同來投軍，偏偏不用哥哥。日後開兵打仗，沒有哥哥在內，叫兄弟們也無興趣，不如我們退回風火山，同為草寇罷。」仁貴說：「兄弟們又來了。為兄穿白觸怒了大老爺，所以不用。你等總爺喜得隆寵，後來功名如在反掌之中，為什麼反覆去做綠林響馬起來？這個斷斷使不得。」三人說：「既如此，哥哥此去改換衣服，再來投軍，小弟們在此候望。」仁貴說：「噯，兄弟，我二次投軍，尚不收用，此乃命賤，再來也無益了。若是兄弟思念今日結拜之情，後來功名成就，近得帝皇，在聖駕前保舉一本，提拔為兄就為萬幸了。」三弟兄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。如此，哥哥小心回家，再圖後會。」仁貴應聲：「曉得。」

別了三弟兄，到飯店中取了行囊悶悶在路，我且不表。

單講三弟兄回到總府衙門，送了中軍盔甲銀。旗牌房內周青見禮，大家細談出身之事，並薛禮二次投軍不用，歎息良久。大家說：「我們都是結義兄弟了，自後同心竭力，不可欺兄滅弟就是了。」按下不表。

再講仁貴自別李、姜三弟兄，悶悶不樂，到飯店歇了一宵早上就行。不上四五里路，但見樹木森森，兩邊多是高山，崎嶇難行，山腳下立一石碑，上寫著：「此處金錢山，有白額虎傷人利害，來往人等須要小心。」仁貴見了笑道：「何須這樣大驚小怪，恐嚇行人？太欺天下無人了，我偏要在此等等，除此惡物，以弭禍患。」就在兩山交界路上睡到午後，只聽見叫喊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阿唷，這孽畜追來，我命休了，誰來救救！」豁喇喇望山上飛奔過來。仁貴夢內驚醒，站起身來一看，只見一騎飛跑，上坐著一人，頭戴烏金盔，身穿大紅顯龍蟒袍，腰圍金帶，腳下皂靴端定踏蹬。一嘴白花鬚髯，手拿一條金披令箭，收緊絲韁繩，拚命的跑來，叫救不絕。仁貴一看，後面白客虎飛也趕來，心中暗想：「這人不是皇親，定是國戚。我不救他，必遭虎害。」即時上前，將虎一把領毛扯住，用力捺住，虎便掙扎不起，便提起拳頭，將虎左右眼珠打出，說：「孽畜，你在此不知傷了多少人性命，今撞我手內，眼珠打出，放你去罷。」那虎負痛而去。轉身問道：「將軍受驚了。請問將軍高姓大名，為何單身獨行，受此驚嚇？」那將軍道：「我乃魯國公程咬金，奉旨各路催趕錢糧，打從此地經過，不期遇此孽畜。我若少年，就是一隻猛虎也不怕他，如今年老力衰，無能為矣。幸遇壯士，感恩非淺。請問壯士既有這等本事，現今龍門縣內招兵，何不去投軍，以期寸進。在此山路上經營，有何益處？」仁貴道：「原來是程老千歲，小人不知，多多不罪。但不瞞千歲說，小人時乖運蹇兩次投軍，張總兵老爺總是不用，所以無興退回，欲轉家鄉，悶悶不快，在此山林睡覺。忽聞喧喊，故此起來。」

咬金道：「你有這本事，為何他不用？仁貴道：「連小人也不知道。但我們兄弟四人都用，單單不用我。」咬金大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張士貴奉旨招兵，挑選勇猛英雄，為何不用？孤欲帶你到京，只是不便。也罷，我有金披令箭一枝，你拿去要張士貴收用便了。」仁貴應道：「是。多謝千歲。」接了令箭。咬金策馬前去，我且下不表。

單說仁貴得了魯國公令箭，連夜趕到龍門縣，天色還早，就到衙門，大模大樣。中軍喝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好不知世務。大老爺連次不用，幾乎性命不保，今日又來則甚？」仁貴道：「不要管，快報與大老爺得知：有魯國公金披令箭在此，要見大老爺。」中軍聞言，不得不報。說：「候著！」中軍進稟說：「有不用薛禮，得了程千歲令箭，要見大老爺。」士貴聽言，心內吃驚道：「既如此，著他進來。」中軍傳進仁貴跪下，呈上令箭。張環一看，果是這魯國公老千歲的，便問：「你在那裡得來的？」仁貴道：「小人打從金錢山過，路逢一隻白額猛虎，欲傷程爺，小人將虎打瞎兩眼，相救了程公爺。他說要各路催糧回京要緊，不期遇虎，幸虧解救，因問小人：『既有本事，何不到龍門投軍？』小人說：『投過兩次不用，要回家去。』千歲大怒道：『有此本事，為何不用？我有令箭，他若再不用，孤與他算帳！』故小人只得大膽到此。」張環聽言，魂不附體，心內暗想：為今之計，到要用了。

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說：「薛禮，既然如此，我只得用你。但有一句話問你：昨日程千歲可曾問你姓名？」仁貴道：「這到不曾問及。」張環說：「如此還好。你兩次投軍，非我不用，這是一片惻隱之心，救你性命。你有大罪，朝廷正要尋你處決，你可知道麼？」薛仁貴道：「小人從未為非，有何大罪？」

張環道：「只因前日天子掃北歸師，得其一兆，見一白袍用戟的小將，拿住朝廷，逼寫降表，又有詩四句道：

家住遙遙一點紅，飄飄四下影無蹤。

三歲孩童千兩價，生心必奪做金龍。

君王細詳此詩，乃穿白袍小將家住遙遙一點紅，是山西地方；第二句其人姓薛，第三句乃仁貴二字，末句言此薛仁貴要奪天下的意思，留此人在世，後必為患。於是降旨，要暗暗查究你，起解到京處決，以絕後患。你不知死活，鑽入網來。我有好生之德，故托言犯諱犯忌，拿去開刀，使你不敢再來，絕此投軍之念，豈不救了你性命？不道你又偏偏遇著魯國公，幸喜不知姓名。若說出來，頃刻拿到京師處決。如今有了這枝令箭，我也難救你了。」嚇得仁貴面如土色，連忙跪下道：「阿呀，小人性命求大老爺放回，感恩不淺。」

張環道：「前日沒有令箭，你偏不肯回家；如今有此令箭，你要回家，也難放你去了。」仁貴道：「大老爺阿，小人那裡知道其細？屢屢思量乾功立業，那曉有此奇冤，萬望大老爺救救小人蟻命。」張環道：「也罷。我向有好生之心，況又夢中之事，或者未必可信，何苦害你性命？看你本事高強，精通武藝，若要保全性命，除非瞞隱仁貴二字，竟稱薛禮。前鋒營內月字號，尚缺一名火頭軍，不如權作火頭，倘後立些功勞，我在駕前保舉，將功贖罪，亦未可知。」仁貴大悅說：「蒙大老爺恩德，願為火頭軍。」四名旗牌跪下說：「大老爺，我等願與薛大哥為火頭軍，求大老爺容我們同居一處。」張環說：「也罷，既同為火頭軍，斷不可稱為薛仁貴。」眾人說：「這個不消大老爺吩咐，只叫薛禮，內邊弟兄稱呼。」四人脫下旗牌衣服，換了火頭軍衣帽，五個人同進月字號。

這一日，五人睡在裡頭，走進四五十人，多是些有力氣新投軍的。見這五人睡在此，就喝道：「呔！火頭軍，日已高了，還不起來燒飯？我等肚內餓了。」周青過來道：「你們這班狗頭，這麼放肆！許多人在這裡不燒火，要我們燒？」眾人說：「火頭不燒火，要我等燒不成！自然火頭軍燒來伏事我們的。」周青道：「我們叫火頭將軍，怎麼落了一字，叫起火頭軍來？」

眾人怒道：「好殺野火頭軍！若再多言，我們要打了。」周青說：「要打？來、來、來！」走一步上前，把手一推，許多人腳多立不定。大家番了一交，立起身來叫聲：「火頭將軍本事高強，請問尊姓大名，我等來燒便了。」周青說：「你要問姓名麼，這三位李慶紅、姜興本、姜興霸，做綠林出身，在風火山殺人放火不轉眼的主顧、驍勇不過，被我薛大哥活擒的。只得改邪歸正路，投軍立做立功人。」